



香格里拉



—— 远古的呼唤

刘建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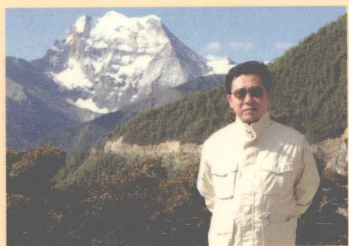
XIANGGELILA

YUANGU DE HUHUA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建华 1957年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高级经济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过三年知青，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曾担任过县计经委副主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常务副州长、州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出版过小说集《归去来兮》、财经论文集《心路思雨》等著作。

刘建华◎著

香格里拉



远古的呼唤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刘建华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411-2492-1

I. 香…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5939号

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

XIANGGELILA —— YUANGU DE HUHUAN

作者	刘建华			
图片提供	齐扎拉	都之此里	马苏红	杨学光
	辰良	和永祥	郭影	陈俊明
	马文龙	方震东		

责任编辑	邓永勤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茵
责任校对	程于等

书号	ISBN 978-7-5411-2492-1
成品尺寸	168mm x 238mm
字数	200千
印张	12.5
版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www.scwys.com
印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电话：(028)86259301





白马雪山主峰——扎拉雀尼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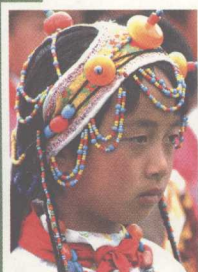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序一 面对天堂的呼唤 丹 增 (6)

序二 远古的呼唤 金立群 (8)

开篇絮语 (11)

中甸遐想 (上) (17)



中甸遐想 (下) (23)

谁来唤醒古城? (31)

我眼中的藏族服饰 (35)

两进尼汝 (40)

“蓝月山谷”今安在? (51)

黑颈鹤随想 (59)

松赞林寺印象 (63)

舞凤山赛马 (68)

幽幽碧塔海 (73)

白水台与东巴文化 (77)

情洒哈巴雪山 (82)

虎跳峡断想 (87)

铁桥遗梦 (92)



夜宿塔城 (97)

为了那片狭小的“灵灵”家园 (101)

遥望达摩祖师洞 (107)



又见茨中 (115)

沧桑叶枝镇 (121)

依恋永枝村 (125)

神山卡瓦格博 (130)

探秘雨崩村 (139)

盐井行 (145)

白马雪山的风 (151)

感受亚丁 (154)

松茸喜忧 (167)

探访千湖山 (172)

挥泪“鹰之城” (180)

“三江并流”联想 (186)

守望基因库 (193)

后 记 (198)



面对天堂的呼唤

丹 增

刘建华同志的散文结集出版，邀我为序。

他的文章是描绘香格里拉天堂的。但他的描绘和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并不一样。在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是一块能够让人逃脱时间的魔手而永葆青春美丽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天堂无论如何美丽神奇，都只是虚构中的天堂，远离人间的真相；刘建华笔下的香格里拉天堂是真实的人间天堂，并不能逃离时间的控制。刘建华用他流畅诗意、华丽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香格里拉天堂般的神奇和美丽，也以忠实质朴的态度为我们刻画出了香格里拉天堂在人间存在的坚硬和脆弱。这是“诗家”和“史家”相结合的笔调。“诗家”的激情和意兴用以描绘丹青难以点染的天堂的美丽；“史家”的忠实和冷静用以剖析这种美丽在人间存在的坚硬和脆弱。正是这种“诗家”和“史家”相结合的笔调，不能不让人跟随他的文字产生强烈的感叹和呼唤。

今天的香格里拉是一个藏传佛教文化、纳西东巴文化、汉文化、外来基督教文化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人类文化共生共荣的天堂。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天堂的含义是具体的，不言而喻的。雪山是神灵居住之山，江水是天堂流淌之水，大地是人和神灵共同栖居的大地，大地和大地上生长的事物，都有不言而喻的尊严，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守人类应该遵守的界限。

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随着人类自己的日益强大，传说中曾经创造了大地的诸神和上帝似乎已经死亡，人类似乎成了大地完全的主人。在全球化进程迅猛进展的今天，大地上的一切秘密似乎更加无可遁迹，一切都可以被收进卫星的“天眼”，一切都可以被自己创造的工具和方法“定位”。对于大地，人



类似乎越来越有把握将其摆弄于股掌之中。但同时，当人类觉得已经更加有效地把握了大地的同时，人类与大地的关系却越来越疏离，人的存在也越来越虚幻。当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高的时候，一种“高处不胜寒”的不安和惶惑也随之产生了。那是一种来自于远离大地母亲而产生的不安和惶惑。这种时候，人类更加需要一种来自远古的呼唤，一种来自亲近大地母亲、亲近古老神灵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格里拉热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这块神奇大地上，神灵的存在，在当地人心中依旧不言而喻，这在当今天然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

刘建华是一位敏锐的作家，从他的文字里，我感知到了一位作家的责任和良知。刘建华同志曾经在迪庆州工作过数年，其间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香格里拉大地和这块大地上生活着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作为一位作家的同时，他更是一位人民的公仆，除了拥有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之外，他还具有一种符合自己职业习惯的思维方式——解决具体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面对香格里拉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他在歌颂和叹息之余，不忘冷静地思考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式，努力寻找发展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中许多思考和见地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尤其难得和可贵的。

刘建华是一位严肃勤奋的作家，多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祝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





远古的呼唤

金立群

建华同志希望我为这本散文集作序。序如何写？作者从事地方行政和财政工作多年，同时又是作家，多年来创作甚丰，其名下小说、散文兼备。我不是文学家，也谈不上是学者，但既然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的同事和朋友，似乎无法用“婉拒”两字来打发。故勉为其难。然而，打开书稿，翻过几篇之后，居然一发不可收拾，穷一夜之灯火，全部读完。至少，我感到已经有话可说了。当今作家，大都在电脑上写作，几无手稿，实为憾事。我总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作者酣畅的笔墨往下读，毕竟更亲切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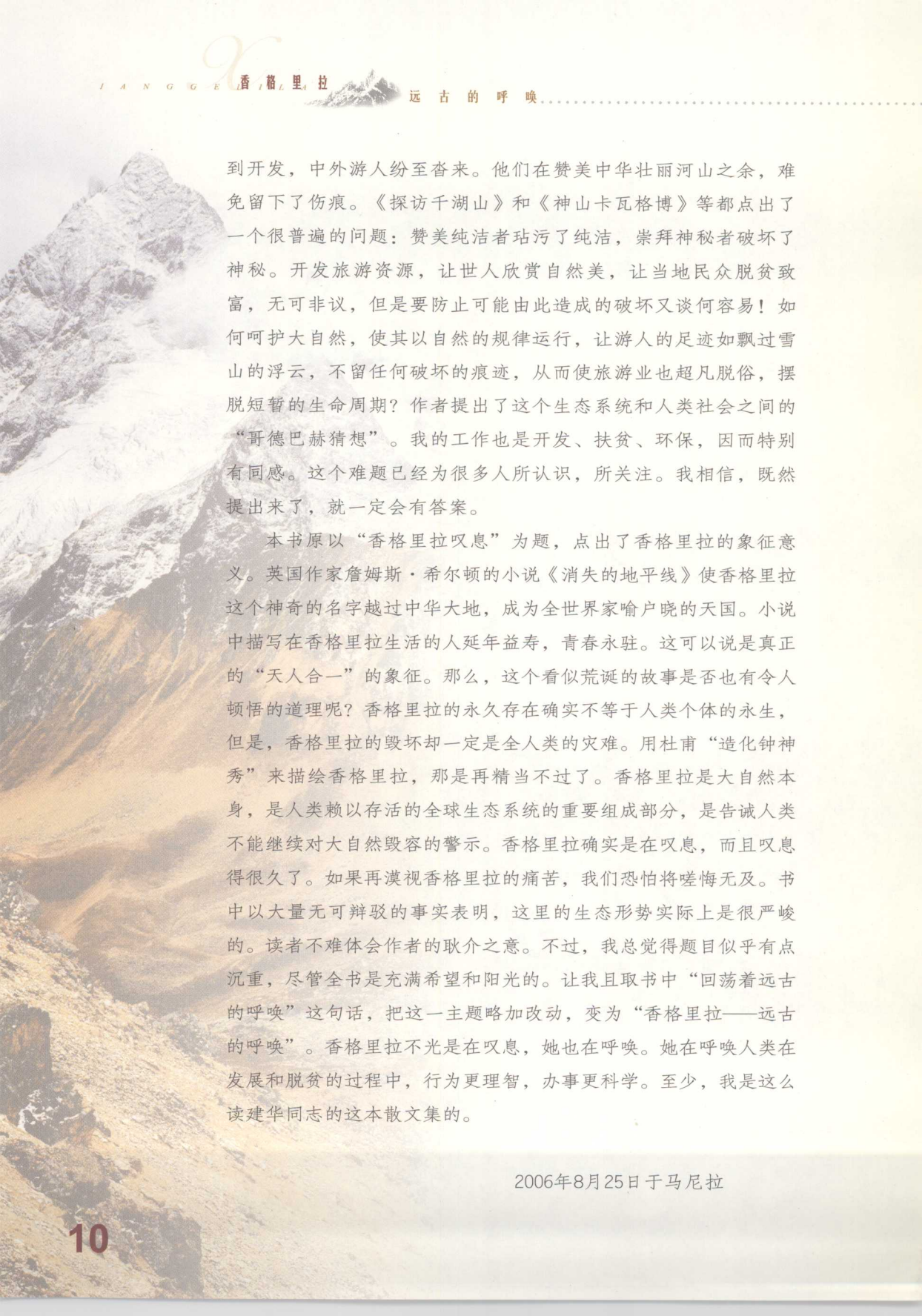
雪山的早晨——德钦



既然是散文集，不妨先从散文说起。中国读者喜好散文，写散文者也乐此不疲。散文的风格，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但是，几千年来，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散文终究是散文，没有多大的差别。从辞、赋到今天所说的散文，差别在于内容。文以载道，不以文害意；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为之奋斗、努力。中国文学史上，从《昭明文选》开始，到《文苑英华》等，所收集的文章浩瀚如海，其中不乏好文章。近当代更有许多优秀的散文大家，他们的作品或散见于各种文集，或汇集在个人的文集之中。但是，从古到今，也有很多所谓美文，讲究辞藻，精工细镂，然而思想贫乏，无病呻吟。写散文是无论如何不能落入这样的窠臼之中的。还没有打开书稿，我就知道建华写的是云南，是香格里拉，要形容这块神奇的地方，不怕辞藻多，就怕不够用。但是，文、意两者在这些散文中究竟是如何处理的？读完全书，我发现任何担心都是多余的。

散文忌“散”。一篇上乘散文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尽情地抒发一种情感，塑造一个形象，揭示一个真理。其文宛如行云流水，无拘无束，而主题则如一颗恒星，以其巨大的引力，紧紧把握住围绕它运行的其他天体。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到做文章者要达到“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境界，才能妙笔生花，有好文章出来。但是，没有生活，缺乏实践，那只能是空想。建华出生、学习和成长在云南，并在不同的地方政府工作过，可谓真正了解此地的人文风情，一草一木。更重要的是，作者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把时光消磨在觥筹交错之中，而是勤奋学习，扎实探索，本书中无数资料、数据、物种、地理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内容俯拾即是，足以为证。他的足迹镶嵌在绿地上，他的目光对准了边陲山水，他的思想集中在当地民众的生计上。他在香格里拉，或者说是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思考扶贫、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其笔下的山水、植物、动物都是放在这一雷达视野中考察的。综观整个散文集，文章是飘逸的，内容是扎实的。

中国的天然景观中，大自然的绝笔和杰作不胜枚举。但几千年来，俊秀的山河和当地人民的贫困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使当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始终是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后，不少地方的旅游资源得



到开发，中外游人纷至沓来。他们在赞美中华壮丽河山之余，难免留下了伤痕。《探访千湖山》和《神山卡瓦格博》等都点出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赞美纯洁者玷污了纯洁，崇拜神秘者破坏了神秘。开发旅游资源，让世人欣赏自然美，让当地民众脱贫致富，无可非议，但是要防止可能由此造成的破坏又谈何容易！如何呵护大自然，使其以自然的规律运行，让游人的足迹如飘过雪山的浮云，不留任何破坏的痕迹，从而使旅游业也超凡脱俗，摆脱短暂的生命周期？作者提出了这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哥德巴赫猜想”。我的工作也是开发、扶贫、环保，因而特别有同感。这个难题已经为很多人所认识，所关注。我相信，既然提出来了，就一定会有答案。

本书原以“香格里拉叹息”为题，点出了香格里拉的象征意义。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使香格里拉这个神奇的名字越过中华大地，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天国。小说中描写在香格里拉生活的人延年益寿，青春永驻。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象征。那么，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是否也有令人顿悟的道理呢？香格里拉的永久存在确实不等于人类个体的永生，但是，香格里拉的毁坏却一定是全人类的灾难。用杜甫“造化钟神秀”来描绘香格里拉，那是再精当不过了。香格里拉是大自然本身，是人类赖以存活的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告诫人类不能继续对大自然毁容的警示。香格里拉确实是在叹息，而且叹息得很久了。如果再漠视香格里拉的痛苦，我们恐怕将嗟悔无及。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这里的生态形势实际上是很严峻的。读者不难体会作者的耿介之意。不过，我总觉得题目似乎有点沉重，尽管全书是充满希望和阳光的。让我且取书中“回荡着远古的呼唤”这句话，把这一主题略加改动，变为“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香格里拉不光是在叹息，她也在呼唤。她在呼唤人类在发展和脱贫的过程中，行为更理智，办事更科学。至少，我是这么读建华同志的这本散文集的。

2006年8月25日于马尼拉



开篇絮语

KAIPIANXUYU



2001年3月，一个大学同学获知我调到迪庆州工作，送我一本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说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理想环境，而这个理想的环境下已经找到出处，就在迪庆州，这是云南省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的，现在海内外的人都趋之若鹜。我的同学说，这本书对于认识那里的人和事，是有裨益的。

我平生从未到过迪庆州，即将要在那里开展工作，而对那里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手头又无其他资料，因此十分认真地读了两遍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本并不是出自文学大师之手，也不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却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确实有些匪夷所思。我考证了希尔顿出版这本小说的年代——1933年。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全球经济由萧条趋向复苏；世界依然极不稳定，摩擦此起彼伏，新的世界大



战危险开始逼近，战争阴云开始聚集。刚从战争的劫难中走出来的人们，内心是惶恐和迷惘的。他们厌倦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打杀，渴望一种安宁、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氛围。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由此应运而生，并精心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香格里拉”。研究希尔顿及其作品的相关人士认为，“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环境，还不如说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追求与幻想。

让我们看看作家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的描述。

上世纪3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某国的巴斯库市发生暴乱。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康韦、副领事马里森，美国人巴纳德，传教士布琳克洛小姐乘坐一架小型飞机撤离巴斯库市，打算飞往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但是在飞行途中，他们发现飞机已经离开了原定的航线，正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偏北方向飞行；开飞机的人也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一个带着武器的陌生人——他们被劫持了。就这样，他们阴错阳差地到了地处雪域高原的“香格里拉”。

经过艰难跋涉，他们到达了一个山谷，首先遇到了一位能够讲流利英语的汉人张先生。张先生向他们介绍：这个山谷叫蓝月山谷，山谷前面那座耸入云霄、如金字塔般的山峰叫卡拉卡尔峰，它在月色下银光闪闪，巍峨庄严。他们在张先生和十多个藏人引领下，穿过云雾缭绕的一片林海，到达香格里拉中心的喇嘛寺。香格里拉气候温和宜人，四周是绿色的草地，远处是皑皑雪峰。

香格里拉居住着数千以藏汉民族为主的居民，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喇嘛寺是最高行政机关，领导着整个香格里拉社会。居民们的信仰、习俗虽各不相同，有儒、道、佛等教派，但却相安无事，和谐友爱。在香格里拉人们的生活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教派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遵守一种“适度”的原则。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有适度、不当和过度三种状态，不当和过度都是恶行的根源，只有适度才是完美的。这种适度的准则或美德使香格里拉的人们友善而和谐、社会祥和而安宁。



居住在喇嘛寺的康韦等四人不断惊奇地发现香格里拉的神秘和离奇。比如喇嘛寺的生活是十分现代的，有人工精心培植的花园、庭院，还可欣赏高雅的音乐；可以吃到香蕉、芒果、菠萝这些热带水果；喇嘛寺有许多喇嘛还是外国人；寺内典藏之丰富，令他们瞠目结舌，尤其书库收藏的书籍更是包罗万象，从名著到手抄本无一不有；人们普遍长寿，最高喇嘛已经250多岁，主政香格里拉已经100多年，博学多才，精通英语，精明睿智，能够预知世界的未来；美丽神秘、文采飞扬的皇族罗珍小姐，已经180多岁，宛若18岁少女，“绝美而娇巧”。但是，长寿的香格里拉人如果离开了山谷，便会迅速苍老。

在香格里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康韦终于明白飞机被劫持的真正原因：这是善意的劫持。远离世俗的香格里拉在为世界保存文化的精髓、保存人类进步的力量，需要“精神和肉体”均十分优秀的人来继承。康韦沉醉于香格里拉的优美和恬静，巴纳德则放不下香格里拉丰富的金矿，布琳克洛小姐准备在香格里拉传播她信仰的宗教教义，他们都不想离开香格里拉。三人均认为香格里拉是他

香格里拉草原



们见过的最理想、最幸福的地方。但马里森由于婚期在即，思念未婚妻，非常想回到英国，但远隔天涯，路途遥远，不敢独自一人回去。

马里森终于找到了机会：最高喇嘛圆寂，马帮和脚夫运货到香格里拉。他请求康韦做伴离开香格里拉。康韦因为美丽神秘的清朝皇族罗珍小姐的原因，同意一起离开香格里拉。

他们翻山越岭，穿过无人区，曾途经藏地和汉地交界的大兴府。康韦的再次出现，是在重庆的教会医院，已经丧失了记忆。马里森去向不明。罗珍小姐很快衰老，成为医生眼中“见过的最老的女人”，她将康韦送进教会医院后，很快就死去了。

后来，康韦在听肖邦的钢琴曲时恢复了记忆，但却怎么也想不起、也找不到去香格里拉的路。他的脸上流露出“宇宙的、遥远而非个人的”悲哀，然后独自悄然离去，不知踪迹。

作家希尔顿在小说的结尾问道：“你认为他最后找到香格里拉了吗？”

希尔顿留下的这个意味深长的悬念，足足跟随了世人半个多世纪！世人开始寻找希尔顿所描绘的香格里拉，在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以及中国的东部藏区，几十年来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情此消彼长，从未停歇下来。相继认为自己就是“香格里拉”的，有印度国家旅游局于1975年宣布的、位于喜马拉雅冰峰下的巴尔蒂斯斯坦镇，有尼泊尔1992年宣布的木斯塘。人们虽然向这两个美丽的地方纷至沓来，但热情没有减退，寻找仍在继续。1996年，新加坡报业集团、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和中国旅游界人士对迪庆州进行专门的寻



访、考察。他们惊奇地发现，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意境，比如雪山、冰峰、草地、峡谷等自然景观，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和谐共处的氛围，人与自然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里都得到活龙活现的印证。在得到大量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充分证据后，1997年，云南省副省长戴光禄代表云南省政府宣布：世人苦苦寻觅半个多世纪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的云南省迪庆州。对于如此郑重的宣布，世界为之惊讶，人流涌如潮水，清冷偏僻的迪庆州因此而热闹非凡。2001年12月，在当时的代理省长徐荣凯的推动下，国务院批准迪庆州的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这件事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毕竟已经发生。

至此，“香格里拉”进一步从虚无变为具体，从理想走向现实。

我就是在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的前夕调往迪庆州工作的。

即将踏上履职路途之际，我合上看了两遍的《消失的地平线》，开始沉思，并有若干的疑惑从脑海涌出。

香格里拉是什么？是一种环境还是一种意境？

作为一种环境，香格里拉在哪里？是印度的巴尔蒂斯坦镇、尼泊尔的木斯塘，抑或是中国的迪庆、丽江、林芝、稻城？

作为一种意境，香格里拉如何诠释？是藏民心中“香巴拉王国”的宁静和安谧，还是希尔顿描绘的适度与和谐？

就现在中国政府所认定的迪庆，那里真的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人间